

“人民教育家”于漪为何令人尊敬？ 五个小故事告诉你

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，于漪老师被授予“人民教育家”国家荣誉称号。近日，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、市教委、杨浦区委、杨浦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“致敬先锋模范 培育时代新人”人民教育家于漪同志先进事迹首场报告会。于漪老师工作单位代表、学生代表、亲属代表和媒体代表等5位报告人，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于漪老师从教六十余载，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的感人故事。

小编从每位报告人的动情讲述中撷取一个小故事，听听他们口中的于漪老师有着怎样的忠诚、执着和朴实？



她从没为家庭私事，脱过一节课

讲述者：向玉青（于漪老师工作单位代表、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校长）

于老师对学生怀着质朴的情感，关爱每一个学生。有一次于老师带学生下乡劳动，她背着一个生病的学生步行十多里地去医院看病。而当她自己的独子得了败血症，高烧到40摄氏度时，因为时值高考，为了对一百多个学生负责，她硬是含着眼泪，把孩子交给医生、护士，去学校给学生上课。几十年来，于老师没有为家庭私事，脱过一节课，脱过一天班，包括她母亲病故、婆婆逝世。她说：“教育事业是爱的事业，师爱超越亲子之爱、友人之爱。”

校园保洁全由学生轮值完成

讲述者：卜健（上海市杨浦区委组织部副部长，老干部局局长，离退休干部党工委书记）

1984年秋，我报考了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，于漪老师是我们的校长。毕业后我留校担任团委书记，有幸在于老师身边又度过了11个年头。

当年的二师校园面积约有66亩，没有一名保洁工，校园保洁工作全部由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轮值完成。每天早上七点不到，学生们拿着扫把、拖把等开始忙碌起来，甚至两人一组，到隔壁小区粪池里“挑大粪”，为校园绿化带的麦冬施肥。我们这些在大城市里长大的学生，没有受过这种苦，发牢骚的同学不在少数。为此，于校长语重心长，循循善诱，让学生们逐渐认识到，“国家培养我们读师范学校，不仅学费全免，每月还有补贴，我们要心怀感恩和使命，让‘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’成为一种行动自觉，用双手创造良好的校园环境，培养责任意识、家国情怀。”

热乎乎的白煮蛋和孩子们的笑脸

讲述者：谭轶斌（于漪老师弟子、上海市特级教师、市教委教研室副主任）

2006年，77岁的于漪老师担任了上海市“双名工程”中学语文名师培养基地主持人。已经调离学校的我有幸“回炉”到基地学习。一次基地的听课评课活动安排在位于金山的华东师大三附中，大家费了不少口舌想说服于老师不必去远郊，可她坚持要去，而且要和我们坐同一辆面包车。那天清晨，于老师来了，那个陪伴了她许多年的黑色布袋鼓鼓囊囊的。一上车，她就从包里掏出十几个鸡蛋，“这是我早晨起来刚煮的，大家快趁热吃了吧！”鸡蛋热乎乎的，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小时候奶奶的白煮蛋。

一路颠簸，顾不上劳累，一来到华东师大三附中，她就一头扎进了教室。三附中的孩子们都伸长了脖子，盼望于老师能到自己的班上来听课。可于老师没有“分身术”，所以一个上午尽管她已听了三节课，但还是有一个班级的课没法听到。可以想见，这个班级同学们的脸上会写满多少失望。中午，于老师快速地扒拉了两口饭，撂下筷子就往那个教室赶去，她说要去和同学们见见面，因为这辈子，她最见不得的，就是孩子们失望的表情。

她刚一脚踏进去，整个教室就沸腾起来了。“于老师！”“于老师好！”“我们终于见到您啦！”正午的阳光照进教室，阳光下，是孩子们心满意足的纯真笑脸，是睿智慈祥的老人那布满岁月痕迹但依旧焕发着生命活力的脸庞。

（来源：上海教育）

心系学生，义务在电视台讲课

讲述者：樊丽萍（《文汇报》教科卫报道中心主编）

我在很多场合见过于老师。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今年3月在上海教育电视台开播25周年那天，于老师讲了一段往事。那是上世纪90年代，当时由于信息不发达，家长要找到好老师为孩子查遗补漏并不容易。

于老师一眼看出了当时的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迫切期待。那时候，很多学生感到语文学习，最困难的就是写作文。于是，于老师和上海教育电视台合作，在电视节目里教学生如何写好作文。当时的教育电视台刚起步，硬件条件有限，所以于老师就在复旦大学借了一间教室，搭建临时的演播棚，就这样开始录节目。

我记得她当时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：在那时候，上海有一批最优秀的老师，他们都是义务地在电视台讲课，希望借助电视的传播力，能够尽可能地扩散优质教育资源，让学生受益……

“看轻”分数，更重兴趣爱好和行为习惯

讲述者：黄音（于漪老师孙女、上海市杨浦区教育学院科研人员）

我读小学时，同龄的孩子都预先学拼音、学算数，我却什么都没有学。妈妈很着急，但奶奶坚持说要让我有有个欢乐的童年。没想到，“零基础”入学反而培养了我上课专心的良好习惯，课后作业也都自己独立完成，家里人从不辅导、不检查。奶奶说：“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老师会教的。”

“看轻”分数的奶奶却很重视对我兴趣爱好的培养。有一次，我看到家里放了一叠书，上面写着《谈艺录》和《管锥编》（当时我还不知道“锥”怎么读），但作者都是同一个人。我就问奶奶：“这个人很会写东西吗，是谁啊？”奶奶回答说：“他可有学问呢。”说着，就从书橱里抽出一本《围城》递给我。这就是我第一次“认识”钱钟书。奶奶推荐我读《围城》，是因为适合我当时的认知水平。我不仅“无可救药”地爱上了这部文学作品，也慢慢有了阅读钱钟书其他作品的动力，并且培养了广泛阅读的兴趣。